



绿色的深渊

● 马立诚 著

● 鹭江出版社

绿色的深渊

马立诚 著
LUSE DE SHEN YUAN



绿色的深渊

马立诚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625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33—110—3

I·38

定价 2.35 元

船

PDG

目 录

1. 坐不坐电梯? (1)
2. 悟 (21)
3. 从100到 0 (37)
4. 绿色的深渊 (53)
5. 她, 消失在人流中 (68)
6. 哪儿出了毛病 (80)
7. 晚上九点半的云海 (98)
8. 夜归 (113)
9. 启示 (117)
10. 在闪光灯后面 (127)
11. 去买一件羽绒衣 (145)
12. 匿名的约会 (158)
13. 白色的徬徨 (178)
14. 漩 涡 (中篇小说) (194)
15. 何谓出息·后记 (270)

坐不坐电梯？

九层。坐不坐电梯？

他走进一楼，瞥了瞥拐角里拥在电梯门口的那一堆人。

咬咬牙，爬！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提着的纸箱。

这栋楼二十层。把电梯叫到一楼得等一年！

当然，这是开玩笑。坐电梯总比走上去快。开电梯的那个姑娘真要命。怎么说呢？事妈^①！跟谁都是自来熟，笑咪咪的，话特多。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滴滴溜溜地往你身上钻，能把你钻个窟窿。人家年轻姑娘都是羞答答的，她正相反。开电梯练出来的？不知道。反正如果电梯升着升着停电卡住了，你抱着她亲一口她大概不反对。这话损了点，但这就是这个姑娘给他的印象。姑娘叫什么？不知道。别的人都叫她小秦。

前两个星期日，他裹在这一堆人里挤进电梯间。他想，人这么多，夹在里头就睡不着了，不料，还是被这个姑娘的眼睛给揪出来了。

^①事妈：北京话，指是是非非的女人。

小秦坐在一把特制的高椅子上，每看见一个人的脸，就用一根短木棍顶一下数字按钮。

轮到他了。小秦那双黑黑的眼睛带点探询的意思看着他，而且又笑了。面对这么一双眼睛，你不打招呼是不成的。除非你生硬地一下把脑袋扭开，可是那样做你会觉得自己理亏，不近人情，无端地摆臭架子。一刹那，他甚至怀疑这姑娘是不是对自己有点意思。

他很自然地把眼皮一垂，眼光向下滑到前边一个老太太的后背上。可小秦还是不依不饶地问了一句：

“你回来啦？”

躲不过去了，他只好点了一下头。真讨厌，简直是克格勃！

不出他所料，立刻有好几位抬起头来或者扭过头来看他，有什么好看的？好象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光了衣服。这些眼光中，有的好奇，有的怀疑，有的冷漠。

这句问话是什么意思？他从来都没跟小秦谈过自己的事，一句都没谈过。但这句话却透出什么都知道的口气。她来这儿开电梯还不到一年呐！半年前，他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坐电梯，她从来不这样问。

他没理小秦，依旧垂着眼皮看老太太的后背。把小秦干①在那儿了。他用这种态度表示抗议，示意小秦你不要太热心了。他不愿意成为这幢高层建筑的新闻人物。而这位小秦却有意无意地想使他成为这样的人物。

你瞧——站在电梯角里的两个老太太正贼贼嗦嗦地咬耳

①干，北京话，意即放在一边。

朵，而且故意不朝他这边看——这是一个证据，说明她们在议论他。

他开始爬。

右手提着一个纸箱子——里边是一个双卡录音机。“三洋”的，这录音机个并不大，扁长，却很精致。

碰见熟人怎么办？

拎着一个纸箱子却不坐电梯，这不是神经病吗？人家一定会问。怎么回答呢？电梯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到五点停驶，开电梯的去吃饭。要是恰巧这时候回来就不用动这番脑筋了。可现在十一点半，电梯正在运行。“走走，锻炼锻炼哪！”他编出了这么一句话。他的一个朋友住的宿舍楼里有个老头，住六层，每天上楼下楼都不坐电梯，活动活动筋骨，晚点死。老头能爬六层，我就不能爬九层？

拐弯，上；再拐弯，上……

终于，看见了迎面墙上喷漆的红字：9。

他把纸箱子放在楼梯拐弯的平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大腿直发颤。

真不中用。他想起来了，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日，电梯坏了。他领着女儿心心从一层往九层爬。

心心才四岁，竟然咯咯笑着跑在他的前头，一口气爬上了九层。他跟在女儿后面，看着呼扇呼扇的红色尼龙裙下面那双细细的小腿一屈一伸，又心疼又甜滋滋的。他闹不明白这双小腿怎么有这么大的劲。他原想爬到四、五层以后就背她上去的。为此，他特地给心心买了一斤散装巧克力——好

让小家伙再长点劲。

当他把四块昆虫壳似的棕色巧克力塞进心心手里的时候，小家伙高兴地跳了起来：“爸爸真好！爸爸跟妈妈一样好！”

接着，心心又朝他招招手：“爸爸，我跟你说说悄悄话！”

他弯下腰，把脸侧到心心嘴边，“嘖”的一声，他觉得脸上一阵潮湿。心心亲了他一口。

想到这，他乐了，下意识地用右手摸了摸脸，仿佛小家伙潮湿的唇印还留在脸颊上。

他提着纸箱，走到901号门前，轻轻敲敲门。

“谁呀？”门里一声稚气的问话，竟如一块石头掉进湖水中，激起了圈圈波浪。是心心。

门开了。

心心仰着头怔怔地看着他，头一歪，脸红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就倏地转身，跑进屋里去了。那扇屋门本来是半开的，心心跑进去之后，屋门猛地开到了最大限度——小家伙藏到门后边去了。

他的心一沉。

门厅尽头的厨房里传出切菜的声音，梁丽正做饭。

他提着纸箱走进门厅，扭头向厨房看了一眼。

梁丽正好也侧过头来，看见他，冷冷地打个招呼：“来了？”就又回过头去切菜。

他“嗯”了一声。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把纸箱放在折叠圆桌上，然后走进心心藏身的房间。他轻轻地走到门边，蹲下身，出其不意地向门后一探头，正好和躲在门后的心心打了一个照面。

心心猝不及防，先一哆嗦，随后就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来”，他摸摸心心的头说，“快看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

心心从门后蹦了出来，拉着他的手，一跳一跳地跟在他后面跑进另一间屋。一见纸箱，立刻拍起手来：“好！真好！爸爸买了录音机喽！”

他把心心抱了起来，用力在她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叫我呀！这录音机就是给你买的，怎么不叫我？”

心心的脸涨红了。

“是不是你妈妈不让你叫我？”

心心点点头，随后趴在他的耳边小声说：“我小声叫，不让妈妈听见，好吗？”

他点点头，眼眶有点潮。

“爸爸——爸爸——”心心把小嘴对准他的耳朵，拉长了声音小声叫道。

他的耳朵热呼呼地一阵痒，他用力搂住心心的后背，把耳朵在心心的小脸上蹭来蹭去，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他把心心放在地上。

“爸爸，爸爸，”心心大声叫起来。到底是孩子，眨眼工夫就把妈妈的指示忘在一边了，“我要听录音机，我要听录音机！”

他打开纸箱，把录音机小心地放在桌子上。“三洋”崭新的镀铬外壳和刻度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心心老早就吵着要录音机。过去他和梁丽不知商量过多少回了。他想先买个便宜的凑合着听，梁丽不同意，要买就买好的。她说。

他按了按镀铬的开关键。

心心忽然一扭身跑出了屋。

门厅里响起了欢快的叫声：“妈妈！快来看呀！爸爸买了一个大录音机！”

“我正切菜，待会儿再去！”梁丽喝斥了一声。

不过，当妈的毕竟拗不过闺女，梁丽到底让心心拖进来了。

“妈妈快看哪！”心心用手指着录音机。

他抬起头看着梁丽。她的头发刚烫的大花，很熨帖，而且还化了淡妆。显得年轻了，漂亮了。过去，她从来没有化过妆。

梁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垂着眼皮只看录音机，撩起围裙擦擦手上的水，冷冷地说：“你上个月不是来过一次了吗？怎么又来了？”

“咳，这不是给心心买了一台录音机嘛！”他有点尴尬。

“多少钱？”

“七百六。”

“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种冷漠的口气把他的自尊心刺伤了。他原以为梁丽会

高兴的，不料……他猜度着她的心思。是不是她认为他跑到这儿摆阔、施舍来了，因而伤害了她的人格和自尊？抑或是觉得他想用录音机收买孩子的心？还是觉得他分手时隐瞒了自己的收入而骗了她？

判断不出来。他觉得一小杯凉水浇进了脖子，热度降下来了。他有点茫然，但还是说了实话：

“最近我给公司搞了一项设计，奖了我一千块。”

他没提同时他从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了。他觉得梁丽此刻不大愿意接二连三地听到他的好消息。

梁丽果然没搭茬。没有祝贺，也没有讥讽，无动于衷的样子。

心心倒跳了起来：“爸爸，快放录音机！”

“还没有录音带呢！”他拉起心心的小手，转过头冲梁丽说：“我带心心到楼下商店里买几盘带子，一会儿就回来。”

“买程琳的，买沈小岑的！”心心叫道。

梁丽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四十。

她没抬眼皮，依旧用冷淡的口气说：“你就在这儿吃饭吧，扁豆馅饺子。”说完，她径自转身到厨房里去了。

他爱吃扁豆，这梁丽是知道的。他松了口气。

他牵着心心的小手，出了门，走进楼道，经过电梯，抬头一看，电梯上边的数字显示盘上正亮着“8”，刚过他们这一层。而且绿色的向下的箭头说明电梯正往下行驶。

他对心心说：“等电梯得好半天，咱们走下去吧。”

“好！走！”

心心一甩胳膊。有了录音机，小家伙什么都不在话下了。

心心哪里知道他心里的隐衷？这栋高层建筑里，平素各家都关门闭户，除了每月查水电表那一刻，是绝不往来的。所以他一进901室的门，心就踏实下来，哪怕梁丽再冷漠，自己忍一忍也就是了，唯独这电梯，是街坊邻里交流汇聚的唯一公共场所。本来就有了小秦，再碰上一个爱管闲事的，那可真能叫你头皮都炸了。

“来，心心，我抱着你下去。”

“好。”

心心张开两条胳膊，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

他问心心：

“姥姥是不是说我不好？”

心心点点头。

“姥姥骂我什么？”

心心呆呆地不说话，扭头看着楼道拐弯的窗户。

他也沉默了。

下到第四层，心心突然转过头来小声问他：

“爸爸，你怎么不回家睡觉？”

“我……工作特忙。你懂吗？就是……白天干不完，晚上还得接着干……”

心心很严肃地使劲点点头，看来她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她接着又问：“你跟妈妈分开了？”

这一下可不容他再糊弄了，“唔……”他为自己刚才说

的假话感到内疚，他小声说，“那是爸爸和妈妈的事，心心不要管，好吗？”

“好。”心心机械地回答。

“心心，你长大了就懂了，”他想了想，问道：“心心，妈妈对你好吗？”

“好。”

“爸爸呢？”

“也好。”心心把他的脖子搂得更紧了。

“心心，你第一要听妈妈的话，别惹妈妈生气，妈妈生你养你很不容易，是吗？”他不管孩子懂不懂，他觉得这是必须要说的。

“嗯。”

“第二听爸爸的话。”

“好。”

“你说一遍。”

“我第一听妈妈的话，第二听爸爸的话。”

“真乖！爸爸每个月都来看你，好吗？”

“不好。”

“怎么？”

“上个星期天我发烧可厉害了，你就没来，我心里可想你了。”

他搂紧了心心，嗓子眼儿里有点发堵：“好孩子，爸爸对不起你！爸爸这不是给你买录音机来了吗？”

心心点点头。

“走，咱们去买程琳、沈小岑！”他说罢，在小家伙脸蛋上亲了一下。

出了楼门，一拐弯，正要进商店，心心忽然指着另一座楼叫道：“爸爸，烤鸡店！妈妈说，攒够了钱带我来吃一顿！”

“什么？”他顺着心心手指看去。那座六层楼的一楼原来是个普通饭馆。现在已经重新装修了。正中的门，从楼壁向外探出一个亭子似的飞檐，金漆彩画，富丽堂皇。所有的窗子都镶上了铝合金的白色窗框，一式的深棕色大玻璃，好不气派！

“烤——鸡——店。”心心一字一顿地大声说。

他看看飞檐下面的匾，笑了：“是烤鸭店，心心，烤鸭店。”

心心脸一红，眨眨眼，“对了，是烤鸭店。”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他抱着心心走到烤鸭店门前。

从门口竖着的一个小黑板上得知，这家烤鸭店才开张三天。价格：每位三十元起价。怪不得里边稀稀拉拉的。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墙上挂着的一块金黄的铜牌：“营业时间：早十点到中午一点半。晚四点半到十点。”

“爸爸，咱们进去看看吧。”

“呆会儿吧，你不是要程琳、沈小岑的录音带吗？咱们买去。”

买了磁带回来，梁丽还在厨房里忙着。

“妈妈，爸爸给我买了程琳、沈小岑来了！”心心大声叫。

“那你就听吧。”梁丽仍旧埋头包饺子，冷冷地说。

他一按开关，沈小岑那亲切圆润的歌声立刻飘飞出来，整间屋子似乎都在轻轻的震荡，都浸入了她那歌声所形成的透明的漩流之中：

“清早听到公鸡叫，喔喔，

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

花香鸟语春光好，喔喔，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

心心跪在电镀软椅上，两只小胳膊托着腮，眼睛直愣愣的。小家伙凝神谛听的样子使他大为感动。

他不想惊扰孩子，就点上一支烟，轻轻地走进另一个房间。

这是两间房子里比较大的一间。他坐在沙发里静静地打量着这间房子，这是他和梁丽共同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啊！

对别人来说，这间十四平方米的房间算不了什么，再普通再平常也没有了。可是对他来说，这里曾经是一个充满了温馨的家。

他记得，分到这套房子的那天晚上，他们俩趴在地上，用两块湿抹布把房子每一平方米地面都擦得干干净净……喏，这个浅黄色的酒柜是他们俩奔走了两个多月才买到的；这套淡绿色的茶具，是他们俩转了十几家商店，最后在前门外劝业场买到的；这个白天鹅料玻璃烟灰缸，是一个星期日的

下午逛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时偶然碰到的；这个湖蓝色毛织床罩，是他们俩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展销会上，从一排肩膀后头伸出胳膊付的款……

五年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的摆设非常简单。而后来，他们靠着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靠着帮人干点杂活捞到的外快，把这个家庭置办得越来越舒适。这里虽然没有高档的进口家具，但你一进来就可以感到一阵恬静，一阵温暖……

然而，生活，有时也会显露出它那残酷的一面。

习惯了的事物会在一个晚上失去它的光彩，化为乌有。而痛苦、孤独和混乱则会吞没你的心灵，取代那些曾经让你感到温暖、感到舒适的东西——

“你要什么？”

“我只要这四个书柜和里面的书，其余的都归你和心，包括这套两居室。”

“不行，书不能全给你。孩子长大了也要看，书柜嘛……”

“好吧，书柜我一个也不要，书呢，对半分。”

这间十四平方米的房子忽然变成了黑乎乎的坟地，那些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東西死气沉沉，一文不值。以至于他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把钥匙插进锁孔，心就发颤……

他两手空空地回到父母家中，又躺到了五年前的那个单人床上。他在床上孤独地唉声叹气，翻来覆去。真是一场梦，一个怪圈。霍夫斯塔特在《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这本书里说：“所谓怪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在某一个等级系统中逐步上升……，结果却意外地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果真是这样！他服了。

可是孩子却是活生生的。孩子使这个梦有了破绽。他浑身都麻木了，他甘愿时间停滞在这麻木中——这是回避尖锐的刺痛的唯一途径。

他知道自己能熬过这个苦痛，然而它毕竟太可怕了——骑车也好，坐在办公室里也好，仿佛身体没了支点，随时都会东倒西歪。真想把内心的苦闷倒出来，可是又难以启齿。碰见熟人，他象回避什么忌讳似的回避着这个话题……

好了，创面终于结成了伤疤。他和梁丽都是失败者。孩子不允许他逃之夭夭。这十四平方米的东西毕竟融进了他的一部分生命啊！他面对自己这一部分生命，心在微微地颤抖。

他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站起来，走到大立柜跟前。

穿衣镜里，一个皱着眉头的中年男人看着他，两鬓已经生出了一撮撮白发——他才三十五岁呀。他叹口气，下意识地拉开大立柜的门。

最上一格，中间一格……放的衣服他都很熟悉，连气味都熟悉，放的顺序也很熟悉。然而在最下面的一个大格里，他发现了过去没有的东西：两床毛毯，一个精致的红色女用小手提包。半圆形的崭新款式，按扣金亮亮的，十分晃眼。

隔壁沈小岑的歌声戛然而止。

“心心，叫你爸爸吃饺子！”梁丽说。

心心跑了进来，见他正站在大立柜前出神，立刻嚷起